

乡城女子疯装的结构形制解析与文化内涵研究

杨柳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 402160

DOI:10.61369/HASS.2026040011

摘 要： 疯装是乡城女子的传统礼服，本文以田野观察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廓形尺度、裁剪用料、褶皱工艺、穿法规则、色彩配置及配饰体系六个维度系统解析疯装的结构形制，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研究表明，疯装在结构上呈现裙阔、袖长、腰宽的廓形特征，褶裥设计其最突出的工艺标志，左衽交领穿法构成独特的视觉识别系统，更凝聚着汉、藏、纳西三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承载着民族信仰的数字象征与民间五色信仰，是多民族服饰交融的“活态文本”。本文对疯装结构形制的技术分析与文化阐释，旨在为民族服饰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参考。

关 键 词： 疯装；结构形制；文化内涵；民族交融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Fengzhuang Women's Wears

Yang Liu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402160

Abstract： Fengzhuang is a traditional wears for Xiangcheng women. Combining field observation with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structure from six aspects: silhouette, materials, pleating, wearing rules, color, and accessories, exploring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Fengzhuang features a wide skirt, long sleeves, and a broad waist, with pleats as its hallmark. The left-lapel cross-collar style forms a unique visual identity, reflecting Han, Tibetan, and Naxi cultural exchanges, and embodying ethnic numerical and folk five-color beliefs. It is a "living text" of multi-ethnic costume blending.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thnic costume research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Keywords： Fengzhuang; structural form; cultural connotation; ethnic blending

乡城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地处川、滇、藏三省区交界地带，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乡城疯装与桑披岭寺、白藏房并称为乡城三绝。疯装是乡城女性传统礼服的俗称，藏语称“楚且”（𪛗𪛗装）或“俄热”（冬装）^[1]，因服饰穿法独特，廓形夸张、颜色浓烈，被戏称为“疯子穿的装饰”。本文将在文献梳理与田野调研的基础上，从廓形尺度、面料工艺、褶皱结构、穿法规则、色彩配置及配饰体系六个方面对疯装进行结构形制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文化内涵，以期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

一、疯装的形成背景与构成体系

（一）地方命名与名称争议

“疯装”这一名称在乡城本地存在争议。据调查，当地人在藏语中称其为“楚且”或“俄热”，对“疯装”这个被译成“疯狂的装束”的名称颇有微词。2007年，疯装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乡城县文化馆馆长格桑表示“疯装”其实是申遗时为了形成一个“地标性称号”而加上的，本地传统称谓仍是“楚且”^[2]。鉴于“疯装”一名已具有较高的社会认知度，且在学术文献中被广泛使用，故本文沿用之。

（二）多民族交融的历史语境

由于乡城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疯装的形成经历了两个关键

节点。相传最初形成于文成公主进藏时期，文成公主入藏途经乡城时，其服饰装扮对当地产生了影响。定型于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统治康南时期（约1577年后）^[3]，当地藏服、唐代官装与纳西族女装兼收并蓄，逐渐演变为今日所见疯装的基本形制，也被当地学者称为“穿在身上的民族文化交流史”。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疯装起源的文成公主传说虽被广泛引用，但缺乏可靠的文献佐证，更多反映了乡城人民将服饰起源与唐蕃和亲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结的文化建构，其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服饰部件的完整构成

一套完整的疯装是由多件服装搭配组合而成的服饰体系。主要包括：（1）内层衬衣，贴身穿着的浅色棉麻或丝质长袖衣，起吸汗和保护作用；（2）袍裙，用牦牛绒𪛗𪛗或毡子制成的袍裙

课题信息：本文系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资助课题“文创视域下的康巴服饰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编号：WHCY2024B37）课题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柳（1982—），女，汉族，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服饰与创新设计。

式长外套，是疯装的核心组成，领口、襟边、袖口均镶有装饰；（3）腰带，多为手工编织的宽幅腰带，用于束腰固定；（4）围腰，系于腰前的装饰性围布，起遮挡和点缀作用；（5）马甲，套于袍裙之外，用于增加层次感和保暖性；（6）头饰与挂件，包括“扎得”（珊瑚串方形发饰）、“呷乌”（金银圆盒形胸饰）、“洞勒”（贝壳臀饰）、“衣绒”和“萨邛”（金银挂件）等。上述六部件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疯装的完整形态，见图1所示。穿着顺序一般为：衬衣→袍裙→腰带→围腰→马甲→头饰与挂件。



图1 乡城疯装完整穿戴图

二、疯装的结构形制解析

（一）廓形尺度与人体关系

疯装的外廓形可概括为“裙阔、袖长、腰宽”三个关键词。这一廓形设计并非追求身体曲线的凸显，而是强调体量感、庄重感和动态美感。

疯装的袍裙宽阔，是左衽交领，右襟的宽大，覆盖左襟向左交叠，这也是疯装最显著的外形特征。与普通右衽藏袍相比，疯装袍裙后裙摆采用褶裙设计，通常认为是108个褶裥，内内外褶裥各54个，但田野考察来看，大部分褶裥已简化为72个。这种宽阔的设计使得穿着者前胸被双层前襟覆盖，保暖的同时增强了服饰的庄重感和仪式感，同时大量的褶裥增加了裙子的廓形，尤其在跳锅庄舞时，摇曳生姿，尽显华丽。

疯装的衣袖多翻折，故衣袖长度显著超出人体手臂的自然长度。以当地成年女性身长约为160cm为参照，疯装衣袖从肩点到袖口的直线距离约为75cm，超出指尖约5cm，袖口宽度约为18cm，便于袖口翻折。这一设计在高原寒区具有实用功能——长袖可在寒冷时拉起遮蔽手背，宽袖口则便于手臂在多层衣物中灵活运动。

疯装的腰身围度比人体净围宽出约一倍。袍裙的腰围尺寸与胸围相近，约为120cm，而成年女性平均腰围约为70cm。如此宽松的腰身设计，使得穿着者以腰带束腰后，腰腹部自然会形成大量纵向堆叠的褶裥，这些褶裥与下摆的108道褶在视觉上形成呼应，构成了疯装特有的“堆叠感”。展示了束腰时外套的展开形态，则显示了束腰后腰腹部的褶裥分布情况。

（二）面料选择与织造工艺

疯装的面料选择分为两个等级。上等品使用牦牛绒毛手工纺

线后织成的氍毹，绒毛经过反复梳洗、捻线、染色、上机织造，成品厚实而柔软，保暖性能极佳；次等品使用牛毛编织的毛毡，质地稍粗但更为耐磨。由于袍裙宽大制作一件疯装约需7-8米面料，所用面料之多在藏族服饰中较为少见。据传承人介绍，在所有面辅料准备妥当的情况下，平均每套疯装制作需耗时约4天，且无法完全用机器替代手工。从制作流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环节：根据穿着者的身形尺寸进行裁剪、拼接、做褶、缝合，在关键部位拼接镶饰扎染彩色面料、羊毛条等装饰物。尤其108个褶裥都需要手缝固定保持规律的褶裥形态。

（三）褶裥的工艺解析

108道褶是疯装最显著的结构特征，分为内褶和外褶各54个。从几何结构来看，这并非简单的抽褶或压褶，而是一种需要独立缝制固定的立体褶皱工艺。根据传承人演示，每一道褶的缝制过程如下：制作者先将布料按预定宽度折叠，每道褶的宽度约为5cm，然后将折叠好的布料用针线从褶根处穿透固定，再熨烫定型，以确保折痕清晰、排列均匀。

内外褶的交替排列，内折使布料向身体方向聚拢，外折使布料向外弹开。这一结构在功能上产生了几何效果：第一，行走时布料自然开合，形成波浪式的动态摆动；第二，108道褶的均匀排列增加了裙摆的垂坠感，使外套在静止时呈现层层叠叠的厚重形态；第三，内外交替的结构使裙摆的横向宽度得到有效控制，避免了单纯外折可能造成的过度蓬松。108道褶中，内折和外折各54道的对称结构，在视觉上形成了一种有序的节奏感。

（四）穿法规则与“反常规”逻辑

疯装的穿法最具争议性。其他藏区的藏族服装穿着习惯一般右衽交领，即左襟在外、右襟在里，而乡城疯装恰恰相反——右襟在外、左襟在里。这一“反常规”的襟向设计，构成了疯装最具辨识度的视觉特征。

从民族学和设计学分析，这一穿法有多重用意。首先，当右襟覆盖于左襟之上时，同时穿着右衽马甲时，右襟胸前的五色三角形镶饰得以完全暴露于胸前视觉中心，而左襟边缘的装饰则被覆盖。这意味着襟向的“反转”本质上是一种视觉引导策略——将寓意和装饰最丰富的襟边置于最显眼的位置。其次，襟向的改变改变了领口的受力方向，使得领口更贴合颈部右侧。笔者人物到乡城冬季多西北风，人体左侧迎风面更大，这一设计客观上具有防风实用价值。最后，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反常规”的穿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标识——它使乡城女性在服饰上与其他藏区形成明确区分，成为乡城人“我之为我”的识别符号。

三、疯装的文化内涵

（一）民族交融的实物见证

疯装是汉、藏、纳西三族服饰文化交融的产物，其形制与穿法是乡城独特的民族融合印记，是川滇茶马古道促进文化交流的实证。从结构来看，袍服的基本形制来自吐蕃时期的藏袍；袖口镶边可追溯至唐代礼服的袂袖；背部绿色“公热”垫背的传说则直接指向汉藏和亲的历史记忆^[4]；胸襟的五色拼接手法与纳西族

七星羊皮披肩的装饰逻辑存在相似性；后片褶裙受到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百褶长裙的影响，而108的数字选择则是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有学者从天地观念的角度解读，认为54道内褶象征对大地的谦卑，54道外褶表达对苍穹的仰望。内褶与外褶的交替体现了藏民族“天地人和”的宇宙观^[6]。毋庸置疑的是数字108与民族信仰的关联在当地确实具有广泛认知基础。从此可见疯装不是单一民族的封闭创造，而是横断山区多民族在数百年间通过战争、贸易、通婚、宗教传播等方式不断交换服饰符号的产物。它“穿着”的不仅是服装，更是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见证。

（二）五色前襟的生存智慧

疯装左右胸襟从上到下依次镶有黄、绿、金、黑、红五色三角形布料，不同于藏族通用的宗教五色和汉族的五行色体系，是一套独特而完整的藏地生存祈福符号，是康巴藏族自己的“生存五色”。这五色分别代表的是黄地、绿智、金财、黑畜、红福，藏人把最看重的五大生存要素全“穿”在身上。这五色排列顺序也具有内在逻辑。从领口往下、从内到外依次是最靠近领口的黄色（橙黄/土黄），代表土地、家园根基。绿色在黄色下方，较窄，代表信仰智慧和先知。金色在中间，也常用金丝或黄底带金纹的面料，代表财富与福报。黑色（藏青色）也较窄，代表牲畜、生计保障。红色在最下方，代表福寿、生命核心。这形成了一个从核心到外围、从生存到发展的价值序列——黄（家园）→绿（信仰）→金（财富）→黑（生计）→红（生命）的逻辑来的，涵盖了藏族人民对生命、土地、智慧、财富和精神信仰的全方位祈愿。



图2 疯装的五色前襟

（三）疯装的生命礼仪与身份标识

疯装在乡城社会中承担着多重社会功能。疯装不是日常着装，是迎亲嫁娶、节日庆典等重要场合才穿的传统礼仪服装，是生命礼仪的仪式载体。新娘身穿疯装出嫁，疯装成为人生重大时刻的仪式性着装。乡城女性穿着疯装跳锅庄舞时，疯装宽大的裙摆和衣袖在舞蹈中自然飘动，形成了“疯装锅庄”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疯装也是乡城藏族的财富标识。一套完整的疯装配有大量金银珊瑚饰物，价值可达数万至数十万元，因此穿疯装也是财富和地位的展示。据统计，全县约八成居民穿过非遗传承人亲手制作的疯装，疯装在乡城社会中的普及程度可见一斑，但同时疯装的材质和配饰的繁简程度也直观地反映着穿着者家庭的经济状况。

（四）“疯”之名的再诠释

随着非遗保护运动的兴起和文化旅游开发的推进，乡城人开

始主动接受并重新诠释这个名称。他们将“疯”解释为“疯狂的美”、“大胆的创新”、“不受拘束的生命力”。在一年一度的乡城疯装节上，当地藏族女性身着疯装走上T台，向外界展示的不是“怪异”，而是自信。这种语义反转是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策略——将污名化的标签重新赋值为正面身份标识。但仍有部分乡城人对“疯装”之称持有保留态度，认为应当回归“楚且”这一传统称谓。

四、疯装的传承现状与结构变迁

（一）手工技艺的存续危机

能独立完成全套疯装制作的传承人数量有限。传承人阿来呷（藏族，60岁）说，他学艺时师傅同时带了5个徒弟，如今他只有2个徒弟且年龄都不小，愿意静下心来学习、坚守这门手艺的年轻人非常有限。这也是传统手工技艺传承面临的普遍困境：制作工艺复杂，耗时约4天完成一套，年轻人普遍认为投入产出比不高，宁愿外出务工也不愿学艺。近二十年来疯装的定制需求持续增长，阿来呷每年最少制作200套，但需求增长并未带动年轻人进入这一行业，供需矛盾日益凸显。

（二）结构形制的当代简化

在市场需求和旅游表演的推动下，疯装的结构形制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部分简化版疯装将108道褶减少为72道或54道以缩短工时；将疯装长袍裙改为具有疯装元素的紧身短小上衣作为酒店的制服以方便现代生活；将传统的氈毯替换为化纤混纺面料以降低重量和成本；用金属塑料仿制品替代部分贵金属珠宝挂件。这些改变在非遗保护者看来是对传统的“破坏”，但在市场逻辑中却是维持生计的“必要妥协”。本文认为，对结构形制的研究不应只记录“原貌”，也应记录这些正在发生的变迁，因为它们构成了疯装活态传承的真实样态。

（三）保护实践的探索

近年来，乡城县已开始采取多项措施推动疯装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一是通过“非遗进校园”主题活动，将疯装文化带进校园，让青少年不仅在重要日子穿疯装，更了解其文化内涵。二是鼓励传承人收徒授艺，并通过多元活动如田园疯装秀、非遗市集等展示疯装魅力。三是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设有7个主题展厅，收藏了500余件非遗实物，展示了包括疯装在内的34项非遗活态传承项目。四是鼓励年轻设计师通过创新设计，让疯装呈现出更日常、更多元的面貌，如冰箱贴等文创产品。这些探索既保持疯装文化的本真性，又注入现代传播元素，为传统服饰的非遗保护提供了有益尝试。

五、结语

乡城女装疯装以裙阔、袖长、腰宽的廓形特征、108道内外交替褶裥的标志工艺、右襟压左襟的反常规穿法、五色三角胸饰的象征体系为结构核心，是横断山区多民族服饰技艺交融的典型实物。其数字信仰的服饰化表达、地方性色彩知识的价值排序、社

会身份与生命礼仪的标记系统、以及从贬称到自豪的语义反转构成例证。成了疯装的文化内核。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疯装不仅是乡城文化的活态名片，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

参考文献

[1] 乡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乡城县志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2] 约瑟夫·洛克. 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 [M]. 李茂春, 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3] 王宁. 康巴藏区服饰文化研究 [J]. 装饰, 2018(06): 102-105.

[4] 李娟. 民俗造物的源流与文化内涵——以川滇藏交界地带服饰为例 [J]. 民族艺术, 2020(03): 156-163.

[5] 藏文典籍整理小组. 康巴藏区民间服饰志 (藏文) [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8.